

托马斯·曼
中短篇小说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

刘德中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omas Mann
ERZÄHLUNGEN
AUS GESAMMELTEN WERKEN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6 年版译出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
刘德中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94,000
1980 年 5 月第 1 版 198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册

书号: 10188·130 定价: 0.76 元

出 版 说 明

托马斯·曼(一八七五——一九五五年)是德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德国北部吕贝克有权势的大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即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年轻时就爱好文学艺术,十九岁开始发表中篇小说《倒下》,并离开保险公司进慕尼黑大学学习,以后专门从事写作。一九〇一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这部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帝国主义时期没落与崩溃的过程,无情鞭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这部书奠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使他一举成名。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大学发表《理查·华格纳的苦难与伟大》的演说,公开抨击法西斯分子的暴行,因而被逐长期流亡国外,他的著作亦遭焚毁。他先到瑞士参加反法西斯阵线,一九三八年又流亡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马斯·曼对社会主义有所认识,曾撰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一文,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因不满美国的政治空气,一九五二年后又迁居瑞士。一九五五年八月在苏黎世病逝。

托马斯·曼一生著作甚多,长篇小说除《布登勃洛克一家》外,尚有《魔山》(一九二四年)、《绿蒂在魏玛》(一九三九

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一九三三——一九四三年)以及《浮士德博士》(一九四七年)等。这些作品在德国文学史上均占有较高地位,影响也颇深远。其中以《魔山》尤为著名,它通过对一所肺病疗养院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资本主义的各种病态现象,指出了资产阶级必然要覆亡的命运。《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则是他一九三三年后的力作,内容渗透着反法西斯主义精神。

托马斯·曼一生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这里选出的虽只有八篇,但均有一定代表性,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创作风格。《到墓地的路》和《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这两个短篇写的都是贫苦的、失意的小人物,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产物,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到处被排挤,受屈辱,终于落得十分可悲的下场。在前一篇中,罗布哥德·匹普桑姆最后疯疯癫癫,神经错乱;而后一篇的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则在绝望之余亲手杀死他所宠爱的、相依为命的小狗。虽然字数不多,但作者为人们展示了那个社会一幅阴暗的画面,使我们读后心情异常沉重。《神童》象《火车事故》一样,也是讽刺当时上流社会的短小精悍之作,不过他所讥嘲的对象不止是那个“高贵的绅士”,而是各种各样的时髦人物。

《特里斯坦》是以疗养院为背景、以作家和贵妇人的恋爱为主线的一篇曲折动人的故事,结构严谨,文笔优美细腻,反映了资产阶级病态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他创作中一个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即艺术家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托马斯·曼一方面通过商人科勒特扬之口,揭示了资产

阶级崇拜金钱、蔑视艺术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又精心刻划了作家德特雷夫·史平奈尔的形象，把上世纪末那些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颓废派艺术家的嘴脸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作者是以揶揄、嘲讽的笔调来写这个人物的，对这种无病呻吟的艺术家显然抱鄙视与否定的态度。这也是本篇作品积极的一面。

一九一一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一译《威尼斯之死》），是托马斯·曼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西方文学界很推崇这篇小说，他本人也认为是自己的得意杰作。象《特里斯坦》和《托尼奥·克勒格尔》一样，它探讨的也是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问题。《死于威尼斯》的主人公阿申巴赫是一位名作家，他孜孜不倦地献身于艺术，一心一意想攀登艺术的高峰。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使他心力交瘁，他很想舒松一下，到国外换一换空气。一个偶然的机缘促成他的威尼斯之行，他在那儿接触到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同时还遇见一个名叫塔齐奥的波兰男孩。孩子的美色深深吸引住他，一种变态心理使他在里面愈陷愈深，不能自拔。他终日神魂颠倒地尾随着他，即使后来威尼斯瘟疫流行，外侨纷纷回国，他也宁愿守在孩子身边，不愿离开，最后终于死在海滩旁。虽然故事十分简单，但社会意义却相当深刻。首先，小说对资本主义的种种丑恶有所揭露。例如当时意大利瘟疫流行，但当局为了粉饰太平，资本家为了从旅游事业中继续赢利，竟不惜用种种卑劣手段掩盖事实真相。其次，作者着意刻划的作家阿申巴赫在当时有一定典型性，也是托马斯·曼本人的写照。阿申巴赫虽然孤芳自赏，远离人民，身上有许多不健康的成分，但写作态度

是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对当时社会抱批判态度。他那矛盾、复杂的性格，是当时社会条件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样一个作家自然不容于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他的死也是必然的。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从二十世纪以来不但扼杀了艺术，也扼杀了艺术家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死于威尼斯》的主题较其他中、短篇更为深刻。当然，阿申巴赫对塔齐奥的依恋之情是荒唐的，反常的，是“唯美主义”观点的恶性发展。

在《马里奥和魔术师》中，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达到了新的高峰。它不象早期作品那样充满悲观、颓废的色彩，而是投向法西斯主义的一把利刃。这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当时法西斯已在意大利崛起，并取得政权。作者以魔术师奇博拉影射法西斯分子，让纯朴、正直的马里奥代表人民。法西斯虽能蒙蔽人民于一时，但一旦人民觉醒，就能置它于死地。小说构思新颖，魔术师奇博拉的种种丑态跃然纸上，激起了人们对法西斯的无比痛恨。

这里所选的中、短篇小说，除了《死于威尼斯》外，均为刘德中同志遗稿。他多年来从事德语的教学工作与德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在林彪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不幸含冤而死。今天我们出版这本集子，不仅是把托马斯·曼的优秀中短篇介绍给我国读者，也是对刘德中同志的一种纪念。

一九七九年九月

目 次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1897)	刘德中译 (1)
到墓地的路(1901)	刘德中译 (11)
特里斯坦(1902)	刘德中译 (21)
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	刘德中译 (69)
神童(1903)	刘德中译 (137)
火车事故(1907)	刘德中译 (148)
死于威尼斯(1911)	钱鸿嘉译 (159)
马里奥和魔术师(1930)	刘德中译 (246)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

一条从凯巷通向城中心比较陡峭的道路，名叫灰街。约莫在这条街的中间一段，从河边来时靠右边的地方，矗立着四十七号的楼房。这是一幢狭窄、阴暗的建筑物，外表和隔壁的几幢房子一模一样。底层开一片杂货铺，这里也买得到胶鞋和蓖麻油。穿过过道时，可以看见天井，那儿常有一群猫相互追逐。一架给踩踏得磨损了的狭窄的小梯子，从过道通向楼房，梯子上有股强烈的霉湿混浊的气味。二楼靠左边，住着一位木匠，右边住着一位收生婆。三楼左边，住一位修补鞋子的皮匠，右边住一位太太；这位太太只要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便放开嗓子唱起歌来。四楼左边的房间是空着的，右边住一位单身汉，姓敏德尼克尔，名叫托比阿斯。说起这人来，倒还有段故事可以讲讲；这是一桩不可思议的和非常不近人情的事。

敏德尼克尔有一副触目、古怪和滑稽的外表。比如，他出去散步时，总是从头到脚穿一身黑衣服，用拐棍支撑那瘦削的身躯，在街上费力地走着。他戴一顶走了样的、粗糙的旧式礼帽，穿一件绷紧的、磨得亮光光的礼服上装，和一条同样褴褛的裤子；裤脚管缩短了，边上磨得破破的，弄得高帮松紧鞋里的橡皮垫也露在外面。此外，还得提一下，他的这套服装总是刷得干干净净的。低矮的领子翻了下来，瘦瘦的脖子显得格

外细长。斑白的头发平滑地、低低地梳在太阳穴上，礼帽的宽边在剃得光光的苍白脸上投下一圈暗影。他的两颊深深地凹了下去，发红的眼睛老是盯着地面看，很少抬起头来，两条深深的皱纹从鼻子的两旁悲哀地垂到弯下的嘴角。

敏德尼克尔很少出外，而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原来他一出现在街上，立刻就有许多小孩跑拢来，跟在他后面，拉扯他的衣襟、嬉笑、讥讽、拖长音调唱：“嗨，嗨，托比阿斯！”许久不散；大人们呢，都站在门口看热闹。他自己却毫无反抗，胆怯地四下里望望，耸起肩膀，伸出脖子，就象一个在倾盆大雨中没有带伞的人那样，匆匆地只顾朝前走。虽然，大家都在嘲笑他，他仍然谦逊有礼貌地向这边或那边站在门口的人们行礼。当孩子们不再追随他、没有人认得他、很少有人向他看的时候，他的举止神情仍然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他还是害怕地东张西望，低头弯腰往前奔走，仿佛觉得有千百双讥嘲的眼光向他投来似的。只有偶然间，他才带着几分惧色犹疑不决地把视线从地上抬起来。那时人们就会发现一桩怪事：他根本就不敢用坚定平静的目光去正视一个人，甚至一个动物。看来——而这点听起来有点奇怪——他缺少一个人在观看世界上各种现象时所具有的那种天生的、自己意识到的自尊心。他好象屈服于每种现象下面，怯懦的眼光不得不在人和事物面前畏缩。

这孤苦伶仃、异乎寻常地不幸的人，到底有什么隐情呢？他那突出的有产者的服装，以及用手慢吞吞地在下巴上摸过去的姿势，似乎表示他决不愿意被视作同他一起居住的小市民中的一员。天晓得，他有过什么遭遇。他的脸看起来好象

被生活蔑视地狠狠打过一拳。但是，也可能他根本就没有遭遇到什么特殊的不幸，而只不过是天生不能适应生活罢了。他那卑下、愚拙的可怜相，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仿佛他生来就缺乏为了昂起头来生活所需要的那份自恃、力量和骨气。

他拄着黑拐棍到城里去散步以后，总是在灰街小孩们的叫嚷声中回家，爬上霉湿的梯子，走进他那没有摆设任何装饰品的简陋房间。只有一个坚实的、装有笨重的金属环的五斗橱，还算得上值钱和美观。仅有一扇窗子，被隔壁的侧墙蛮横地遮住，窗台上放着一只花盆，装满了泥土，但里面什么也不生长。虽然这样，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有时还是要到窗前去，看看花盆，嗅嗅光秃秃的泥土。这屋子旁边连着一间阴暗的小卧室。托比阿斯回家以后，便把礼帽和拐棍放在桌上，坐在满是灰尘的绿套子沙发上，用手支撑下巴，耸起眉毛，盯着面前的地板。看来，他在这世界上再也没事可做了。

至于说敏德尼克尔的品德呢，那就很难判断了；下面一段事情，倒是说明他有他好的一面。有一天，这怪人从家里出来，照例有一群小孩聚拢来，讥讽地喊着、笑着、尾随在他后面。忽然，有个大约十岁的男孩，给另外一个小孩的脚绊住，猛跌在柏油马路上，鲜血从鼻孔和额上流出来，哭着躺在地上。托比阿斯立刻转过身，奔向跌倒的小孩，弯下身来接近他，用温柔、颤抖的声音对他表示怜悯。“你这可怜的孩子，”他说，“跌痛了吗？流血了！瞧呀！血从他额头上流下来！唉，唉，你躺在那儿多么可怜！当然罗，痛得哭出来了，可怜的孩子！我多么怜悯你！虽然是你自己不好，但我要把我的手帕扎在你头上。——喏，喏！克制自己，站起来吧。”说了这话，

他确是用自己的手帕包扎了男孩的伤口，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起来，然后离去了。这时他的举止和脸上的表情显得和往常大不相同了。他挺直身子，迈坚定的步伐向前走，胸膛在外套下面一起一伏地深深呼吸着。他的眼睛变大了，有了光彩，自信地望着人和事物，嘴角露出含着痛苦的幸福微笑。

随着这事的发生，灰街上的人暂时减少了对他的讥讽。但过了一阵，他这意外的举动被人遗忘了，于是又有许多响亮、泼野、粗暴的喉咙，在这畏缩、徬徨的人后面，拖长声调唱：“嗨，托比阿斯！”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敏德尼克尔大约在十一点钟离家，横穿全城，到百灵山去。这是个狭长的丘陵，每到下午便成为全市最高尚优美的散步地方。在这春光明媚的天气里，现在已经有一些马车和游人到这儿来了。有个男人站在最大的一条林荫道的一棵树下，向行人兜售手里牵的一条狗。这是一条肥壮的小黄狗，年龄大约有四个月，一只眼睛周围有个黑圈，还长着一只黑耳朵。

托比阿斯大约在十步开外，瞥见了小狗，便停下来，用手在下巴上摸了几下，若有所思地一会儿瞧瞧卖狗的人，一会儿又看看那条机灵地摇尾巴的小狗。接着，他又迈开了步子，把拐杖的把柄按在嘴上，绕着那棵卖狗的人背靠着的树兜了三圈，然后凑近那人，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狗看，一面仓促地小声问：

“这狗卖多少钱？”

“十马克，”那个人回答说。

托比阿斯静默了片刻，便迟疑地重复道：

“十马克？”

“是的，”那人说。

于是，托比阿斯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黑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五马克、一张三马克、一张二马克的票子，急急忙忙地付给卖狗的人。旁边有几个看这场买卖的人笑了起来，他便弯下身子，胆怯地四下里看看，抓起缚狗的皮带，拼命拖拉那条尖叫和设法挣脱的小狗。一路上，小狗不停地挣扎，前爪用劲地抵在地上，带着疑问的神情恐惧地往上看它的新主人。他呢，一股闷劲儿拉，百折不挠地穿过街市。

当托比阿斯牵着狗出现的时候，灰街的野孩子们哄然吵闹起来，拉扯他的衣服，尽情地嘲弄他，他连忙抱起小狗，弯着身子遮蔽它，仓皇地在讥笑声中奔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进了屋以后，他把不停地号泣的小狗放在地板上，亲切地抚摸它，温存地说：

“喏，喏，你用不着怕我，畜牲；那是不必要的。”

接着，他从五斗橱的抽屉里拿出一盆煮熟的牛肉和土豆，分出一部分丢给小狗吃。而它呢，停止了哀怨的泣声，摇着尾巴，咂咂有声地啃嚼起来。

“听着，以后就叫你以扫，”托比阿斯说。“你懂我的话吗？以扫。这简单的名字很好记。”于是他指着脚前的地板，用命令的口吻叫道：

“以扫！”

小狗大概是以以为还有东西可吃，真的跑了过来。托比阿斯奖励地拍了拍它的身子说：

“这就对了，我的朋友，你该受称赞。”

然后他退了几步，指了指地板，重新命令道：“以扫！”

活跃起来的畜牲，又跳了过来，直舔主人的靴子。

这种训练，托比阿斯重复了十二到十四次，命令和命令的被服从，给他带来了不知厌倦的快乐。最后，那条狗给弄得疲惫不堪，好象很需要休息和消化一下，便躺了下去，伸出两条匀称、细长的前腿，紧紧靠在一起，摆出一副猎狗的优美机警的躺卧姿态。

“再来一次！”托比阿斯说。“以扫！”

但以扫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原处。

“以扫！”托比阿斯用主人的口吻大声叫。“就算你累了，也应当过来！”

但以扫把头放在爪子上，怎么都不肯来。

“听着，”托比阿斯说，声调里充满了轻微而阴森可怕的恫吓。“要是你不服从，你就会知道我是不好惹的！”

可是，小狗只微微摇了摇尾巴。

一阵与这情况不相称的狂暴的忿怒攫住了敏德尼克尔。他抓起黑拐棍，揪住畜牲的后颈，一把拎起那嘶叫的小狗，带着不可遏止的怒火，用可怕的沙哑声音一再重复说：

“什么，你不服从？你竟敢不服从我？”

他终于把棍子扔在一边，放下号泣的小狗，手交叉在背后，沉重地呼吸着，在小狗跟前踱来踱去，间或向以扫投以骄傲、生气的一瞥。踱了许久以后，他便在乞怜地晃着前爪、仰卧着的小狗面前站住，把胳膊交叠在胸前，带着异常冷酷的眼光和声调说：

“这算什么作风，如果允许我问的话！”他那副神气活象当年拿破仑站在丢失鹰旗的军团面前一样。

小狗看见主人走近了，不禁快活起来，匍匐着挨拢他，紧贴着他的脚，用一双明亮的眼睛，从下面恳求地瞅着他。

托比阿斯默默地俯视着那恭顺的小动物，看了好一会儿。当他脚上感到小狗身体发出的动人的温暖时，他把以扫抱了起来。

“好，我饶了你吧，”他说。善良的畜牲竟舔起他的脸来了。于是他的心立刻软了下来，充满同情和忧伤。他又爱又疼，把小狗紧贴在身边，眼眶里满是泪水，并用窒息般的声音，一再重复说，但不把句子说完：

“瞧，你是我唯一的……我唯一的……”他把以扫小心翼翼地安置在沙发上，坐在它身旁，托起手支撑下巴，用温柔、安详的眼光注视小狗。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现在更少出外，他不愿意同以扫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他把全副精力都花在这条狗上，是的，从早到晚除了喂狗、给它擦眼睛、对它发号施令、责骂它、把它当做人似的跟它交谈以外，什么都不做。不过，问题就在这儿，以扫并不老是叫他快活。当它在他身旁躺在沙发上，由于缺乏新鲜空气和自由的缘故，无精打采地用郁闷的眼睛望着他时，托比阿斯便感到心满意足了。他摆出一副悠闲得意的姿态，一面抚摸以扫的背，一面说：

“你痛苦地望着我，我可怜的朋友？是呀，世界本来就悲惨，你虽然那么年青，但已经体验到这点了。”

可是，一旦小狗贪玩和好追猎的本能发作，在房间里到处狂奔乱窜，咬弄拖鞋，跳上椅子，撒野地直打滚时，托比阿斯的一道茫然不知所措的非难眼光，和一个阴险、忿然的微笑，就会从远处紧随着它的每个动作，最后，暴躁地把小狗唤来，呵斥它：

“别胡闹啦。你凭什么乱蹦乱跳！”

有一次，以扫甚至逃出房间，奔下楼梯，跑到大街上，在那里立刻就开始追逐猫儿，吃马粪，兴高采烈地同小孩们戏耍。当托比阿斯痛苦地扭歪着脸，在半条街的欢呼和嘲笑声中出现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小狗大步地飞跳着逃避了主人。这一天，托比阿斯狠狠地把它揍了好久。

在买了小狗几个星期以后的某一天，托比阿斯打算喂它，从五斗橱抽屉里拿出一大块面包，弓着背，用使惯的一口骨柄大刀子一片片切下，扔在地上。贪食和鲁莽的小狗，盲目地往上一跳，右肩刚好碰在他笨拙地拿着的刀子上，于是流着血扑倒在地上。

托比阿斯恐惧地扔掉手里所有的东西，把身子弯近受伤的狗。他脸上的表情骤然变了，一道如释重负和幸福的光彩，可真的从他脸上闪了过去。他小心地把号泣的小狗抱到沙发上，简直不能想象，他是怎样忘我地照料起受伤的畜牲来。白天他寸步不离开它，夜里把它抱在自己的床上睡，带着永不厌倦的乐趣和细心，替它洗涤和包扎伤口，抚摸、安慰、怜悯它。

“非常痛吗？”他说，“是呀，你难受极了，我可怜的畜牲！静下来吧，我们不得不忍受痛苦。”说这话时，他脸上是多么安宁、忧伤和幸福。

可是，以扫日益健壮、活泼和胃口好起来，而托比阿斯随着越来越烦躁和不满意起来。他觉得不需要再护理伤口，只是通过一些话语和抚摸去表示他对狗的同情。以扫体质好，复原得很快，过了不久，又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有一天，它吃光了一碟子牛奶和白面包，健康活泼地从沙发上跳将下来，那股野性子又发作了，一面高兴地吠着，一面在两间屋里奔来奔去，一会儿扯拉床上的被单，一会儿又滚弄一只土豆，高兴得直翻筋斗。

托比阿斯站在窗台上的花盆旁边，一只瘦长的手从磨破的袖口伸出来，机械地揉弄深深覆盖在太阳穴上的头发，黑黑的身躯阴森森地从隔壁灰墙上凸出来。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痛苦扭曲了他苍白的面孔，一双踌躇、忌嫉、凶恶的眼睛斜视着蹦跳的以扫。突然，他振作起来，向它走去，拦住它，把它慢慢地抱起来。

“我可怜的畜牲，”他开始用悲痛的声音说，但纵野的以扫再也不肯接受这种待遇，机灵地去咬那要抚摸它的手，从他怀抱中挣脱出来，跳在地上，撒娇地朝旁边一跃，狺狺地吠起来，然后快活地逃去。

接着发生的事，是那么不可思议和不近人情，以致使我不敢详尽叙述。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微微弯着上身，站在原处，两臂紧靠着身子垂下，眼珠在眼眶里可怕地颤动。蓦地，他疯狂似地跃了过去，捉住小狗，只见一件白晃晃的东西在他手里一闪，从小狗的右肩深深地刺入它的胸膛。小狗一声不响地坠在地上，只是翻了个身，流着血，颤抖着。

一眨眼工夫，小狗已经躺在沙发上了，而托比阿斯跪在它